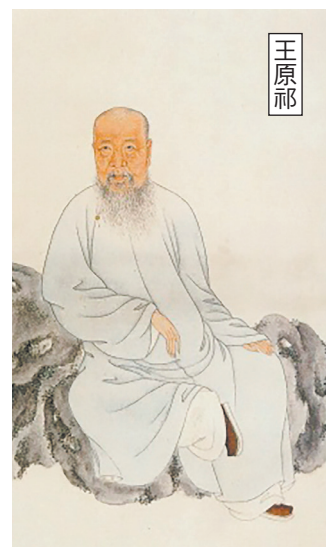


清初六家中以王時敏、王鑒、王原祁、王翬影響最大，並稱四王。

王時敏開創婁東派，為清初畫壇領袖。圖為王時敏仿黃公望山水圖。

妙墨丹青

「四王」擅畫壇 山水有清暉

文｜宋紫鳳

明末清初的畫壇，江山雖然易主，畫壇卻承前啟後。當時著名於世的有：四大高僧、金陵八家、江左二家、清初六家等等，僅看這些稱謂，便已覺兵塵過後，並非元氣蕭索，而文明的生機卻是處處可見。

這其中，清初六家祖述宋、元，而被視為主流，分別是王時敏、王鑒、王翬、王原祁、吳歷及惲格。六家中，又以王時敏、王鑒、王翬、王原祁於當時影響最大，並稱「四王」。

王時敏，字遜之，號煙客，江南太倉人，是一位前朝遺老。明朝時，他以蔭官入仕，後因淡泊名利，無意仕途，於是辭官在家，潛心繪事，特於元朝黃公望墨法，深契要領。滿人入主中原後，王時敏作為前朝遺民，繼續他的丹青生涯，開創有清山水畫之婁東派。他愛才若渴，來拜訪他的四方學畫者踵接於門，經其指授，皆知名於當時。在清初畫壇上，王時敏堪稱一代畫苑之領袖。

王鑒，字圓照，是名人王世貞的曾孫。他與王時敏同族，兩人輩分不同，年紀相仿。王鑒在明崇禎年間做過廉州知府，故而世稱「王廉州」。王鑒與王時敏都師事董其昌，兩人都祖述南唐董源、元朝黃公望，其人畫風沉雄古逸。同為明朝遺民的著名詩人吳梅村，曾寫〈畫中九友歌〉，稱讚當時的九位畫壇名家，其中就包括王時敏和王鑒。

▲清王鑒仿古山水圖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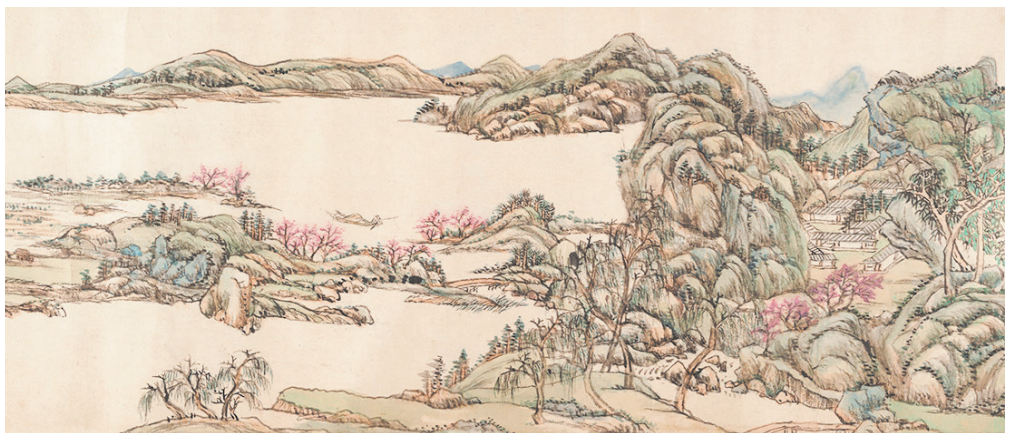
王原祁，字茂京，號麓臺，是王時敏之孫。幼年時，王原祁曾畫山水，懸於書房壁上。王時敏看到後，大奇之，並說：「此子必出我右！」王原祁在康熙朝出仕為官，官聲很好。當時，海內清晏，康熙皇帝留心翰墨，召王原祁在內府鑒定名家畫跡，總領書畫譜的整理與編定。康熙帝時的煌煌巨著《佩文齋書畫譜》，正是由王原祁總裁編撰而成。王原祁還參與大型長卷〈萬壽盛典圖〉的繪製。

王原祁作畫時，必用「宣德紙、重毫筆、頂煙墨」，認為三者缺一，則不足以發古雋渾逸之趣。說起來，「宣德紙」是明清貢物，「重毫筆」、「頂煙墨」，雖不得詳知，當也是稀有上品。王原祁出身旺族，供職內廷，一切必然精緻考究，不足為怪，但這也只是表面，而其中的精妙之處，卻都氤氤氳氳的寫入山水之中，以待識者會之。所以，清代畫家張庚見其〈秋山晴爽圖〉，但覺「筆力沉貫紙背，而光氣發越於上」，而王原祁也於此作自題「筆端金剛杵」，想來這「筆端金剛杵」，非有文房三寶（宣德紙、重毫筆、頂煙墨），不能盡得發揮，必要三者皆備，才能相得益彰，意之所到，游刃有餘。

王翬，字石谷，號耕煙，江南常熟人，是一位畫壇奇才。第一個發現王翬的人是王鑒，王鑒遊虞山時，見到王翬的畫，大奇之，更驚訝於作畫者竟是一位年方弱冠的青年。古人愛才與鼓勵後學的熱忱，真是令人感動。王鑒帶著王翬，一起去見王時敏。王時敏不僅將王翬安置在西田住所，還將他所珍藏的自唐以後的名家手跡，拿給王翬觀摩。王時敏又帶著王翬遊於江南、江北，去拜訪當時藏家，從而得見大量古畫真跡。如此二十年，王翬學業遂成。後來康熙帝徵召畫手，王翬以出色的畫技得以布衣，供奉內廷。康熙帝南巡歸來，命畫南巡圖，海內能手雲集，皆逡巡不敢下筆。王翬不僅有過人的畫技，他的構圖能力也是天賦，於是指揮眾人，如何布局，咫尺千里，眾畫家分別繪製，最後總其成而為著名長卷〈康熙南巡圖〉，總長213米。圖成，康熙帝很滿意，要授官給王翬。不知是何原因，王翬沒有留下來當官，而是辭歸故里。

* * *

清初「四王」中，以王翬天賦最高，王翬論畫——「以元人筆墨，運宋人丘壑，而澤以唐人氣韻，乃為大成」。雖然，清人之畫到底無復宋、元高意，但王翬師從王時敏，遍遊江南、江北的經歷，加之在內廷供職的機會，於古今名跡無不學習，最終合南、北二宗為一家，集清初畫壇之大成。康熙皇帝賜匾給王翬，上書「山水清暉」四字，總讓人想到「四王」筆下點染出的千里江山，清秀而蒼潤。



▶清王原祁〈江國垂綸圖〉局部

◀清王翬等〈康熙南巡圖〉局部

毛筆：國立故宮博物院；印章：ADOBE STOCK；本文其他圖片：公有領域

唐代名臣裴諝的神奇故事

文｜今昭

唐朝寶應二年，戶部郎中裴諝到廬州當刺史。廬州郡內有兩位被貶的官員：一個叫武徹，一個叫于仲卿。裴諝到廬州的第三天，這兩位官員就前來拜見。

三人剛坐了一會兒，官府的小吏拿著一張名帖稟報裴諝，說：「在廬州寄居的前巢縣主簿房觀請求拜見您。」這時，裴諝正與兩位客人敘舊，不想見房觀，便對小吏說：「謝謝房主簿來拜會，我現在正在接待客人，請改日再來吧！」

小吏下去轉告房觀，房觀說：「我和裴使君有舊，在今日拜見為好。」堅持不走。小吏只好又來稟報裴諝，裴諝說：「我家中內外都沒有姓房的親友。」於是命房觀寫下他父祖的官職、名諱來看，房觀都一一寫下，又從懷中取出一份舊書信，讓小吏一併交給裴諝。

裴諝看過信後，面露悲傷之色，一邊命左右人給他準備弔唁時才穿的喪服，一邊命人將房觀引到官府東邊的廊屋相會。剛出門，喪服還沒顧上穿好，又好像想起了甚麼，回頭問左右：「官府現在有每月八、九千錢的職務嗎？」左右說：「有一個叫『逐要』的官職。」裴諝於是命小吏開出「逐要」一職的聘書給房觀。

這時，武徹、于仲卿二人都面面相覷，十分訝異，卻不敢發問。裴諝回來後，嘆息的說：「兩位不必再為遭貶謫而憂心了，世間的事都是之前就定好的。我開元七年被罷官時，曾到過大梁，那兒有一位叫陸仕佳的朋友，我前往拜謁。那天，陸仕佳座上的客人有好幾位，其中一位是前襄州功曹參軍房安禹。當時，大家聽說房安禹擅長相術，就請他相面。房安禹並未推辭。他說我：『今後將歷任顯貴清閒的職務，但做不了將相，年壽八十。』說完就要離開。但臨走前，又私下對我說：『一會兒有事拜託您，請到旅館來一趟。』房安禹走後，我就跟著離席了。到了旅館，見到房安禹，與他相談甚密。房安禹說：『您再過二十八年會跟隨郎中，成為江南郡守，我明年會有一個兒子出世，以後將在您所守郡裡做官。我會命他在您到任的第三天，前去拜見。但是這孩子命薄，不可以給他高官厚祿，希望您給他一個月俸十千錢以下的職位。』剛剛來的這位客人，便是房安禹的兒子。」武徹、于仲卿二人聽後，都感到驚異，唏噓不已。

事據：《前定錄》

本文圖片：ADOBE STOCK